

文史知识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文史知识

2009.6

丝绸之路史二题
论北周武帝宇文邕
大辽故都行
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录
从南阳方言「囊」说到新疆美食「馕」
怀念王永兴先生
汉画像中的车
最新考古发现：南阳楚彭氏家族墓

节自元代刘贯道 消暑图



中文核心期刊

ISSN 1002-9869



06>



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河、灿烂的文化 and 众多的卓越人物是我国足以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了无愧色的依据。这些丰富内容除了一小部分是由故老相传的口碑外,最重要的还要依靠由文字或图画记录下来的图书。我国从竹木简书到帛书、纸书,究竟有多少数量,自古以来就不曾有过比较准确的数字,而只能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等等成语来形容它数量之多。就在这一珍贵宝库之中,蕴藏着祖国无数可惊可叹、可歌可泣的业绩,描绘着祖国几千年历史的绚丽色彩,从而培育了千百万对祖国具有最深厚感情的志士仁人。书啊,真是多么珍贵的物质!读书,又是我们生命中那么不可或缺的一种文明享受!

——来新夏《读书十谈》,《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2006

主 编	编 委	杨牧之	田居俭	白化文	李 侃
李 岩		王邦维	陈平原	陈 来	岳庆平
副主编		徐公持	龚书铎	黄 克	阎步克
胡友鸣		葛兆光	董晓萍	臧 嵘	瞿林东

■ 特别关注

4 丝绸之路史二题

杨 铤

■ 文史百题

12 论北周武帝宇文邕

王永兴

21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杨旭东

■ 诗文欣赏

27 李贺《将进酒》解析

过常宝

31 明人域外赋双璧：董越《朝鲜赋》与

湛若水《交南赋》

叶 晔

37 诗话两则

曹 旭

■ 小说丛谈

39 《醉醒石》等白话小说的艺术特色和版本

源流

周楞伽

■ 人文游踪

46 大辽故都行

宋德金

■ 文化史知识

52 汉画像中的车

李春阳

58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对南北朝雕塑的影响

逯爱英 柳玉东

63 西域木加工和皮革制造行业的共存

殷福兰

69 从南阳方言“囊”说到新疆美食“馕”

聂振强 张秀芹

■ 连载：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

75 交通近代化与公共秩序(三)

苏生文 赵 爽

■ 人物春秋

82 金朝传奇诗人——施宜生

牛贵琥

■ 文学人物画廊

88 毒设相思局：“拥凤团”的恣意恶搞

——趣话王熙凤(六)

马瑞芳

■ 随笔·札记

98 从《汉书》作者班氏家族的匈奴血统谈起

陈三平



文史知识

责任编辑

厚艳芬
刘淑丽
袁法周
陈虎

104 鬼使神差——“鬼话连篇”之六

程章灿

108 诵读佛经与防虎豹鱼龙

任文京

■ 学林漫话

113 怀念王永兴先生

吴小如

117 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录

宁宗一

126 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敦煌经籍辑存会

孙玉蓉

130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二)

施议对

■ 说文解字

136 谈陈寅恪的“恪”字读音

刘经富

■ 讲堂实录

142 经典是这样铸成的(六)

——《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王学泰

■ 文物与考古

147 最新考古发现：南阳楚彭氏家族墓

乔保同

152 汉代画像中的孔子像

叶 芷

155 北京故宫展陈痕都斯坦玉器赏析

马立伟

■ 读者·作者·编者

159 终于收藏到《文史知识》创刊号

李 润

■ 信息与资料

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26)、2009年全国青少年文化游学之旅(30)、《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出版(36)、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51)、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74)、《孙楷第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81)、中国经验如何与欧洲文化相遇(97)、清代民族地区平原开发与边疆经略(129)

本刊郑重声明：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据《文史知识》XX年XX期”，并按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第0051号



文史知识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电脑制作

毛 淳
杨 玲
王 钢

丝绸之路史二题

杨 镰

从20世纪开始,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词汇,一个是SILK ROAD(丝绸之路),另一个是SERINDIA(西域),并且立即受到国际学界异乎寻常的关注。在中文文献中,“丝绸之路”同样是新的词汇,“西域”则早在《史记》与《汉书》中便是流行话语了。《史记》与《汉书》中,还有一个与“西域”对应的地理概念“东域”,不过已经被人们淡忘。“丝绸之路”的出现,并没有替代“西域”,反而使“西域”正式进入了世界文明史。

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关于丝绸之路与西域,有两个内容:马与车、起与止,成为新的话题。

马与车

可以说,与汉代“凿空”西域关系最直接的就是马。对“天马”(汗血马)的向往,成为决策者进入西部空间的推动因素。第一个西域探险家张骞,他出使西域的使命——联络匈奴宿仇大月氏——最终落空了,却因此为汉天子提供了关于西行通道的实际走向,以及西域的人文地理情报,同时,找到了与匈奴抗衡的支撑点:引进优良的西域马种。中原进入农耕时期的汉人与西北游牧民族匈奴之间的冲突碰撞,始于汉朝之前,贯穿这一过程,匈奴的优势在于马快:其突击力如同雷鸣电闪;而汉人则在于兵利:武库充盈,武器精良。“凿空”西域,是为了打破匈奴对西行通道的阻断,然而没有良马,不管具体打赢了多少场战争,汉仍然是



失败者。

《史记·大宛列传》是汉代通西域的基本史料,它来源于张骞的西行见闻。《隋书·经籍志》独家著录了一种古籍,即“张骞《出关记》一卷”。有人认为,《史记·大宛列传》的前半部分,就是张骞《出关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西域王国分为两类,一是“土著”,二是“行国”。土著,指进入定居农耕时期,有了城镇村落的王国。而行国,指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部族。《史记·大宛列传》介绍的第一个“土著”,便是大宛国,大宛的特点则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见闻的后果显而易见:“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与大宛马相比,西域古国乌孙也有良马,最初,汉武帝“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史记·大宛列传》还说:“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个人拥有“四五千匹马”,在西域三十六国范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对于丝绸古道,马,既是动力,又是动机。没有足够的品质优良的种马,丝路永远神秘遥远,难以通畅,东西方的交流沟通,负载沉重。对善马的向往追求,实际是出于抵消道路坎坷漫长的愿望。

随之而来的李广利两次出征大宛,将天马推到了极致。第一次出征铩羽而归,汉武帝不能容忍再次失败,为索取大宛汗血马,太初四年(前101)竟然派出了六万正规军出塞,还未计入“志愿军”(“负私从者”)。同时,汉朝部署在玉门关一线的战略预备队多达十八万。作为对比的数字是:据《汉书·西域传》,当时塔里木区域的楼兰、于阗、焉耆等二十个王国,总共仅有162420人。这是为马打的“倾城倾国”之战。有了这一仗,丝绸古道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内容。

在丝绸之路史上,西域与良马密不可分。除了大宛天马、乌孙西极马,还有著名的渥洼池天马。《汉书·武帝纪》说,元鼎四年(前113)秋,“(天)马生渥洼水中”,“渥洼水”在“敦煌界”。渥洼天马贡入朝中,汉武帝跃跃欲试,亲自骑马驰骋上林(“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为此,宫廷乐师特制《天马之歌》。天马(龙马),是西域传说的母题。《大唐西域记》卷1曾提到屈支(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龟兹)龙马:“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



“所以此国多出善马”。这可以看成渥洼池天马的投影。从穆天子“八骏”开始，渥洼池天马、乌孙西极马、大宛汗血天马、龟兹龙马，越是道路漫长多阻，对良马的追求就愈发迫切。

与马相关联的，是车辆。河西走廊出土过著名的马踏飞燕、铜车马。马与车，是古道存在的象征。

关于车辆与丝绸古道，有一件被淡忘了的往事。这件事与楼兰古城的发现关系密切。

1901年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荒原做地形测量。3月3日，他的驼队无意中闯入一个从未有人提及的遗址，后来证明，这就是楼兰古城。可以说，“丝绸之路”热就发端于楼兰古城重现于世。

斯文·赫定到达时，楼兰古城沉静得如同下了班的超市：佛塔高耸，运河旁依市区，民宅官衙阒无人迹，但市井依旧。步入楼兰古城，他在后来称为“三间房”的地方徘徊，并且在“三间房”一侧发现了一个“停车场”。这地方以一副巨大的圆形实木盘子为醒目特征。这直径超过1.30米的实木圆盘，是丝绸古道实际行用过的车轮。

1906年，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也抵达楼兰古城，他专门去看了车轮，并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三间房”曾长期被认为是西域长史府，是中原经营西域的“总督”驻地，所以，这前所未见的实木车轮，被认为是出自西域长史的坐车——西域第一车。亨廷顿离开后几个月，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初次来到楼兰古城。斯文·赫定、亨廷顿、斯坦因所雇的驼夫们，都是罗布荒原的土著罗布人，但他们也都说不清这巨大的圆形实木盘子能有什么实际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坦因是为车轮而来（或说是为“西域第一车”而来），在此之前，他在尼雅河的精绝遗址上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木桥”；还发现了



《史记》与《汉书》之外的另外一部楼兰史：用佉卢文书写的楼兰王家档案。他当然不想放过“西域第一车”（或说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的车辆”），这对于丝绸之路、对于西域历史地理有



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三间房附近发现的实心木车轮

多重要，无需重申。附带提一句，英文中的“西域”（SERINDIA），就是斯坦因首先使用的。但是，斯坦因来楼兰古城时，这个实木车轮失去了踪影。楼兰古城失而复得，可“西域第一车”却得而复失了，从此下落不明。仅凭那结实的车轮，就可以悬想出当年驾驭神采飞扬的天马轮车、巡行坎坷古道的实况。巨大的木车轮，如同专门为汗血天马而设计的。

有关“西域第一车”的历史照片与记载都告诉我们：除了对天马的求索之外，对车辆的改良与需求，同样是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前提。

起与止

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大宛是最知名的地点之一。大宛，今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将有关西域的内容全部编入《大宛列传》。大宛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

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

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织、村落衔接、物产丰饶、宾至如归。丝绸之路承载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越贴近基层，它的流动越通畅，脉搏越充满活力，存在越有实效。由此推断，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当在伏牛山麓的南阳。



大宛地名,曾引起过争议,争议在于,地名究竟是“大宛”,还是大“宛”。也就是说,大,究竟是当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还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西域地名原来是“宛”,大,是汉语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记》与《汉书》之中,常见“宛宝马”、“使宛”、“许宛之约”、“宛破”等词语,“从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故以大冠称,且与小宛对言也”(《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下册,287页)。

“宛”,是西域语言,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从无异说。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南阳郡别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据《史记》古注,读音为“冤”(yuān)。可“宛”的含义是什么呢?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富庶之区,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则是盆地中较早出现的重要城镇。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曾引述《西域图志》卷45说:安集延当古道,“与《史记》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说合,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而岑仲勉的结论则是:从对音来说,“余谓‘宛’本安集延之略译,似属无可非议”。安集延是中亚商贸中心、行旅集散地,长期以来,新疆各族居民曾将中亚商人泛称为“安集延人”。南阳,位于浅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丝绸(山蚕与家蚕并重)、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耕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应该是丝路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东汉,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社旗的山陕会馆等于南北商家的历史博物馆。

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丝绸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



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古道奔波往返着。

关于宛城(南阳)与大宛国,还有一个连结点。

渥洼池发现天马的时间,原始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汉书·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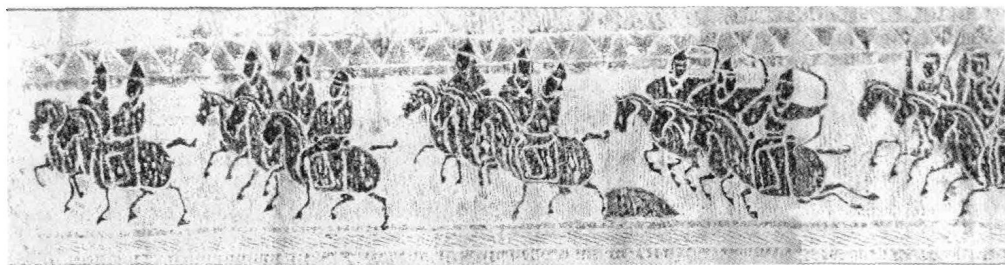


1906年,亨廷顿在三间房拍摄的实心木车轮

纪》元鼎四年(前113)云: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而《汉书·礼乐志二》记录《郊祀歌》十九章,第十章《天马》附注却说:“元狩三年(前120)马生渥洼水中。”出征大宛,索得汗血天马,则在太初四年(前101)。也就是说,渥洼天马初现池水,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再征大宛之前二十年,是天马追求的序幕。

关于渥洼池发现天马的过程,《史记·乐书二》有一条出自裴骃《集解》的“李斐注”。注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所谓“屯田敦煌界”,等于说遣戍边陲。原来,制造“水出天马”奇迹者,竟然是在此服刑屯垦的南阳新野人。这条注,又见《汉书·礼乐志二》。而渥洼池,早就无法具体指认所在,一般认为在敦煌边界(安西)党河流域。而安西的地理条件,与南阳、费尔干纳盆地大致相同:众水汇流,山脉环绕,土地平沃,宜耕宜牧,是行旅的集散地。特别是,安西古地名有“大湾”、“小湾”,也写作“大宛”、“小宛”(林竞《西北丛编》1919年3月26、27日日记)。显然,“宛”与天马的联系,并不止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丝绸之路的车与马,是古道存在的依托。天马的发现,则是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动力。丝绸之路的起与止,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走



向的路标。作为民间商贸的起止点,南阳与费尔干纳有着建立在古道之上的联系,有着近似的地位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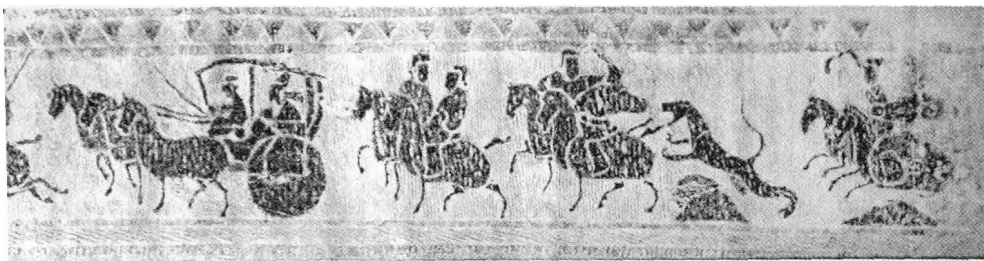
关于丝绸之路与马,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丝绸之路》有个经典论述:

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家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的描绘截然不同。

在先秦的古玉器与殉葬品之中,马的造型确实更接近牛,四肢粗壮,胸径短粗,臀部下垂,整体的感觉相当木讷。可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马的形象变得更加醒目,四肢修长有力,抬头挺胸,跃跃欲试,体现出龙的意蕴。马的品种从张骞“凿空”之后,也有了明显的改良。

说到丝绸古道的车与马、起与止,近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奇珍。南阳的汉画像石,是区域特有的名片。不久前在南阳发现了一块画像石(如下图),根据内容,可以名为《巡行丝路》。这个长达3米、宽0.4米的画像石,是收藏家袁祖雨先生在民间征集的。在画面上,有八组骑士,中心是一辆三匹马拉的轿车,车上的乘客是一位指挥者。骑士分两类,一类是退却之中的弓箭手,从头戴尖帽与双护耳的形象判断,属于丝路早期的领有者塞种(萨迦)人,另一类是正在持续推进之中的汉朝出塞部队,驱除着阻断通道的对手,护卫着居于中心位置的轿车。画卷如同一部情节紧凑的“凿空”西域的电视剧,生动形象地再现出已经消失的历史细节。画面有20余匹健壮的战马,这些马匹的形象,完全符合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的描述。在拓片



上,马的前胸与臀部分布有匀称的斑点,经观察原石,这些斑点不是石纹,也不是历次磕碰的痕迹,而是出自画像石刻制者的原创——这长长的历史画卷之上,表现的是汗血天马。汗血天马的索取与丝绸之路的通畅,互为因果。

除了消失已久的汗血天马,画像石上还有另一个有待诠释的器物:驾驭着三匹汗血天马的指挥车,竟然装备着一对巨大实木车轮,与南阳画像石以往表现的车轮迥然不同。联系到楼兰古城“三间房”附近得而复失的西域长史的座车,真是意味深长。

自古中原行用的车辆,车轮必有辐条,装备着没有辐条的实木车轮的车辆,仅见于丝绸之路。楼兰与南阳,一个通过实物,另一个借助行进中的图形,分别出现了汗血天马以及巡行丝绸古道的“西域第一车”。《巡行丝路》画像石,对丝绸之路的马与车、起与止,做出了形象的、直观的演绎。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丝绸之路则起到了协调南北、牵系东西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论北周武帝宇文邕

王永兴

我华夏民族数千年历史中,有优良传统二:一为以圣言为基础,其内容为德行气节与卓良学术文化;二为全中国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长时期中,此二传统不断发展完善,但也不断受到破坏以致中断。有赖于我民族中之仁人志士,使中断的传统得以继续,并向高一层次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是这些仁人志士最杰出者;北周武帝宇文邕虽不及唐太宗,但也是这些仁人志士之一,应论述表彰之。

《周书·武帝纪上》略云:

高祖武皇帝讳邕,字弥罗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统九年,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太祖异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年十二,封辅城郡公。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出镇同州。世宗即位,迁柱国,授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为大司空……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遗诏传帝位于高祖。高祖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同书《武帝纪下》宣政元年略云:

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

卷末赞语略云:“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



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励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群下畏服……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永兴按:《北史·周本纪下》亦载周武帝事,其卷末之赞语亦有“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周书》、《北史》之赞语末段,即“破齐之后”数语颇为重要,近于本文开端所谓我华夏民族优良传统之二近于实现。据纪文,周武帝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华夏民族优良传统之一,据此,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他是少数人杰之一。论述周武帝一生事业,首先应了解他在位及前此全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况。

一 六镇之乱及尔朱荣河阴大屠杀

北魏初期建都平城,在平城之北建立六处军事重镇以防御柔然族的侵犯。六镇是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全面彻底的汉化政策。平城失去其重要地位,六镇亦不如前此为朝廷所重视。

《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云: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不久,六镇皆反,南向侵犯。

六镇所以反叛,可于魏广阳王深上书中求得其确解。《魏书·广阳王深传》云:

及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临淮王讨之,失利,诏深为北道大都督,受尚书令李崇节度。时东道都督崔暹败于白道,深上书曰:“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



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摹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以上移录广阳王深上书首段,即自“昔皇始以移防为重”至“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乃言北魏建国之始或其前期,对六镇极为重视,以有名望之鲜卑贵族为镇军首长,镇兵均为鲜卑族上层人士之子弟,既可为官,又免除其他徭役,人们均欣喜充任。广阳王深上书又云:“及太和在历”至“言者流涕”一段,首先略述魏孝文帝实行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之结果。“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非指李冲一人凉州一地,乃泛指河西汉文化实行之结果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其以夏变夷重大措施。首都不在平城,六镇失去保卫国都的重大意义,镇军失去其重要地位。这些鲜卑官民保持其旧俗即胡文化,对居于洛阳汉化之鲜卑贵族及汉族士大夫极为仇视,因而出现六镇之乱。据以上引文及分析,必须据种族(或民族)与文化二观点研究六镇之乱,始能得其真实也。在六镇之乱后,有葛荣领导的河北之乱,可不详述。

在六镇之乱(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即524年)后四年,即魏孝庄帝建义元年四月,有尔朱荣河阴大屠杀之事。《资治通鉴》卷152“梁武帝大通二年”记其事,兹简要移录如下:

费穆密说荣曰:“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乃请帝循河至陶渚(陶渚在河阴西北三里),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

据《魏书·尔朱荣传》有“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之语,可见尔朱荣乃契胡人也。据此,行河阴大屠杀者为胡人。魏孝庄帝时之朝廷乃魏孝文帝时汉化朝廷之继承者,其死者二千余人中,部分为汉化鲜卑贵族,大部分为汉族士大夫,河阴被屠杀者乃汉族且有较高文化者。总而言之,六镇之乱与河阴大屠杀均为对魏孝文帝全面汉



化政策之大反动,亦即为对魏孝文帝继承并发展以圣言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品德、气节、学术文化之优良传统之大反动。但华夏民族之优良传统并未因此消失或中断,且继续发展。自河阴大屠杀至北周武帝末五十年中,华夏民族优良传统之继承发展之史事甚多,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惟北周武帝之事迹至为重要,不能不较详论述且赞誉之。

二 继承并发展华夏民族优良传统的皇帝

《资治通鉴》卷171陈“宣帝太建五年(573)”略云:

十二月……癸巳,周主集群臣及沙门、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

此即三教论衡也。据《北史·周本纪下》天和三年云:“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周书·周武帝纪》同。在华夏民族学术文化优良传统中,三教论衡为一重要制度,发挥儒教(或儒学)的重大作用,即教育全民族提高民族素质者也。唐代,皇帝降诞日,行三教论衡为经常制度,唐前当已有之,或始于北周武帝时,不敢确定。北周武帝宇文邕本胡族,其接受了解并忠实于华夏文化,在汉族皇帝中少见,称之为入杰,不为过誉也。

北周武帝一生事绩尚有可赞誉者,大批释放奴婢乃其一也。《北史·周本纪下》保定五年略云:“六月……辛未,诏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宜赎为庶人。”(《周书·武帝纪》保定五年同)

上引文之“江陵人”即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恭帝元年)魏破江陵所俘虏之人。《资治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554)”略云:九月乙巳,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人寇。冬十月壬戌发长安。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下策。”俭曰:“何故?”谨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甲寅,魏人百道攻城。时城南虽破,而城北诸将犹苦战,日暝,闻城陷,乃散。十二月辛未,帝为魏人



所杀。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考异》曰:《典略》作“五十万”。今从《梁纪》、《南史》),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馀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所谓“江陵人”即西魏军攻占江陵所俘掳而为奴婢者。数万人或数十万人远离家乡,而未被俘者或被人马践死冻死杀死,则江陵城生存者尚能几人?其野蛮残暴如此!据此亦可知北周武帝释放奴婢乃仁政也,乃儒家仁恕诚信之道的具体表现,亦华夏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之继承也。

关于北周武帝释放奴婢事,尚有数次,兹移录《周书》与《北史》之记载如下。

《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略云:二月癸丑诏曰:“自伪武平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一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北史》卷10同)

同上引书又云:十一月庚午,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同书宣政元年云:

三月……丁亥诏:“柱国故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北史》卷10同)

自北魏建国至北周武帝末约一百九十馀年间,胡族建立之政权内,均有众多奴婢;如扩大言之,自西晋末五胡乱华后,胡族建立之政权内,亦均有众多奴婢,其中多为战争中的俘虏。据此,北周武帝大批释放奴婢事,在我国中世纪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这一英明皇帝真正理解并继承华夏民族以圣言为基础在文化方面的优良传统。

三 在华夏民族大一统中功勋卓著

在北周武帝即位之前,蜀已为西魏所有。按《北史·周本纪上》废帝二年云: